

西江苗寨欢度“苗年节”

○ 通讯员 侯天智

11月15日至22日,是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同胞的民族传统节日“苗年节”。为提升景区文化内涵,丰富节日活动氛围,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。西江景区以“走进西江千户苗寨·体验独特苗年文化”为主题,举办系列民间传统活动欢度“苗年节”。

11月18日下午,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嘎歌苗族银饰大巡游”苗族风情文化展演活动在西江苗寨隆重上演,活动场面极为壮观,热闹非凡,近

万游客纷纷拿起手机、相机记录每个精彩瞬间,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亲身感受苗族这一独特的节日文化氛围。整个西江景区洋溢着浓浓的传统“苗年”味,一时间,西江千户苗寨变成了歌的海洋、舞的世界。

据悉,今年“苗年节”活动期间,西江千户苗寨利用景区丰富的苗族文化资源,推出“苗族非遗文化大巡游”“嘎歌苗族银饰大巡游”、原生态苗族芦笙舞等体验活动。



苗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度“苗年节”

新化寨:亮江河畔的美丽乡愁

○ 文/张文杰 图/李必祥



新化寨中残存的三德巷

宰了锦屏县几百年,故有‘先有新化后有锦屏’之说哩!”

老人说,唐宋时期新化这个地方就有苗人居住。唐宋时称为“新溪”,到了元朝叫“新洞”,明朝洪武年间始定名为“新化”,意即“新近王化之地”。虽然早在唐朝武德七年(624年),朝廷在离新化不远的隆里设“龙标县”,而“龙标县”管辖的地区小得可怜,当时的新化还是一片不受王化之地。到了元朝,为了有效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,推行了土司制度。元至治二年(1322年)置新化蛮夷长官司,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理部族事务,新化蛮夷长官司治于今新化乡新化司村。元朝灭亡后,明朝沿用了元朝的土司制度。明洪武三年(1370年),在亮江流域,设湖耳、亮寨、新化、欧阳四个蛮夷长官司,继续加强对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管理。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,永乐皇帝朱棣有感于黔中蛮夷之地民风剽悍,不闻圣听,便一纸诏书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荆蛮之地新化兴建新化府城(府衙设于今新化乡新化所村)。府衙有知府一人,管全府政务,属正四品。属贵州布政司。新化府是锦屏县境最早也是唯一设置府的行政机构。新化府下辖湖耳、亮寨、新化、欧阳、龙里、林中验洞、赤溪洞洞7个蛮夷长官司和新化、隆里、平茶3个守御千户所。二十年后(1434年)新化府因地狭人稀遂撤府建新化千户所并入黎平府,与平茶所、隆里所一起从属五开卫拱卫黎平。从老人的叙述中,可见新化这片土地在历史特定时期,曾有重兵把守,有过辉煌的历史。

新化蛮夷长官司、新化府、新化千户所到现在的叙述中,在历史的长河中,新化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。

新化寨现在是苗汉杂居。苗族是当地土著,苗族究竟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多久,由于苗族没有文字记载,具体时间已经不可考证。而在新化寨,汉族在村中建有宗祠,有自己的族谱记载,迁人的时间有明确的文字记载。在村中走访,欧、杨两姓始祖于明朝成化年间,随军由江西、山东平蛮到湖耳,后由湖耳入新化屯田,立寨定居于此。在长期的交往中,一部分苗族人学习汉族先进文化与技术,从生产生活到建筑,有明显的汉化倾向。

军屯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。新化的军屯士兵大都是从中原地区征召而来,他们在中原地区农闲时有很多娱乐活动,来到如此荒野之地,除了打仗就是种田,然后是没完没了地训练,那也太腻歪了。困则生变,在烦闷之余,他们想起以前在家乡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,不禁魂牵梦萦,于是曾经在中原地区流行的耍龙、舞狮、唱戏等文化娱乐方式渐渐在军屯中悄然兴起。因军人的阳刚之气使然,新化所屯堡军人对粗犷勇武、刚毅剽悍、腾挪回旋的北派舞狮格外有钟情。这种娱乐健身方式在劳动之余,组织几个人就能舞出一片精彩。尤其在军事训练当中最有效,既能强身健体,又可训练协同作战,还可娱情怡志。因而那时有“新化军户凡男丁皆能舞狮”的盛况。

刀光剑影的历史已经远去,新化寨留下来的军屯遗迹只剩残砖破瓦。中原文化悄悄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,这些文化被继承与发展,与时俱进,比如极具观赏性的新化舞狮文化,在新时代表,已经成为锦屏县的一张旅游名片。2007年,新化乡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“舞狮文化艺术之乡”。

走出新化寨,夕阳已映照在寨子的山岗上,古树、村庄、新修的砖瓦洋房、废弃土墙……在光与影交织中闪烁着历史流年的色彩。岁月流逝,社会在变迁,那些屯兵后裔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,中原故土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。故土已模糊,回不去了。那就留下一点念想,把中原文化或习俗融入生活之中。那些写着“耕读第”“三槐第”“苏湖第”的门楣,那些富有中原文化韵味的宗祠文化,还有舞狮、唱戏文化,是否在无声告诉后人,不要忘记祖先遥远的中原故土呢?

在归途的汽车上,我不禁回头遥望渐行渐远的新化寨,如果不进入新化,谁能想到这个古树掩映的村落,竟是封建王朝驻扎苗疆的军事屯堡?车窗外,亮江在我车前时隐时现,河畔那些独具中原文化烙印的乡村不断在我眼前呈现:新化、雷屯、亮司……这些隐藏在贵州高原深处却独具中原文化韵味的乡村景致,让我想到遥远的江南。在贵州高原东部边缘莽莽林海之间,有这样一片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天地景致,应该能勾起不少人对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追忆吧!

偶然走进新化寨这个屯堡文化浓厚的寨子,是我这次旅途中意想不到的。10月6日中午,我游锦屏隆里古城出来后,开车沿850县道闲逛,偶然一瞥,公路边不远处树木葱茏的山包,树上有几只白鹭在翻飞,葱茏的古树下不经意露出一个古老的村落。不知是先有村庄后有古树,还是先有古树后有村庄,我历来对古老的村落有一种好奇心,带着这份好奇心,我果断驾车驶向村中。正是这份好奇心,我才得以走进这个古朴神秘的村落——新化寨。

把车停在村边,拿着相机走向村中。寨子建在一处山岗上,房屋层层叠叠,木房与砖瓦洋房交相辉映。正午的阳光正亲吻这片土地,虽是秋天,但天气还很热,走不了几步,汗水就从额头滴了下来。突然,一些东西触动了我的心灵:受岁月风雨浸润,坍塌半边又长满野草蓬刺的窗子屋,只剩一道门梁和一面封火墙的房屋,门楣上写着“耕读第”的老房子,青石条砌成而又芳草萋萋的老屋基,装饰精美而有些老旧的祠堂……无不昭示着这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村落。

在村中一条小巷的深处,遇到一位坐在门口乘凉的老人。我赶忙递烟上前和他攀谈起来。他看我拿着相机,问我来做什么?我说我是来玩的,想了解了解这个村庄的历史。老人热情地拿板凳出来让我坐。说到新化的历史,老人露出骄傲的神色。老人猛吸一口烟,烟雾慢慢从鼻孔中飘出,话也慢慢从老人口中缓缓说出:“别看现在的新化偏离锦屏。殊不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方土地曾主



锦屏县新化寨全景

仙山有石仙, 通真烟霞客。 物外逍遥游, 不作平泉石。

早在1693年,即康熙三十二年,王德润在其主撰的《康熙清平县志》中就曾对石仙山吟诗盛赞。

就我个人而言,提起石仙山是再熟悉不过了。石仙山很小,小到地图上无法找到,石仙山又很大很大,大到我的梦里总是装不下。不管是幼年时随父母去炉山镇上赶场,还是年少离家求学,抑或是后来外出工作,从老家出发,沿着那条唯一通向外界的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,途经虎场坡-苦里井-小风洞,每次经过石仙山脚下,总会驻足停留,仰望这充满传奇色彩和自带仙气的神圣之地。

石仙山坐落于炉山镇西北部,总面积约630余公顷,素有“天然氧吧”美称,2005年获“省级森林公园”称号。关于石仙山名字的由来,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,在很久以前,一位母亲外出途中不幸被恶虎残害,家中三姊妹四处找寻而不得,终日在山顶啼哭等待,长年累月,即使哭瞎了双眼也始终坚持在山顶盼母亲归来,三姊妹的孝心感动了上天,最终于山顶羽化登仙,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姊妹故将此山取名为“石仙山”。

其实,作为旧时清平十景之一,关于石仙山的历史记载屡见不鲜,很多文人墨客对其更是赞誉有加。民国初年,清平县首任县长张景森在其任职期间游石仙山后诗兴大发,有诗为证:“三石崖崖似仙,不知名姓不知年。如何绝少飞升日,只结天花瓣妍明。在炉山清平古镇的卫城遗址亦有《仙石飞花》:“可怪三仙石,联成一树花。何时离上界,到此结奇葩。鼎足形相当,枝头色变差。他山曾有石,千古老烟霞。”而在《清平县志》中对石仙山更是有了较为详细的描述:“石仙山,城北三里,山顶有三石屹立如人。山巅见炉峰,前明蔡参议潮平,炉山苗尝登焉,上有蔡生祠遗址,僧如茂建梵刹,种佳树,遂为城北巨观……”据考证,明洪武年间,清平堡曾于此,蔡生祠遗址,即原清平堡遗址。由此可见石仙山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石仙山最热闹的时候,要数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,即一年一度的石仙山“爬坡节”。据民间传说,农历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,吸引着附近乡镇的人们纷至沓来,场面盛大,万人空巷。更有麻江、福泉、黄平等县慕名而来的善男信女,到光明寺敬香,祈愿家庭和睦、风调雨顺、事业兴旺。

当然,光明寺里供奉的不可不止观世音菩萨。作为凯里地区不可多见的百年古刹,如今的光明寺建有天雄宝殿、观音殿、弥勒殿、财神殿、山门、斋堂、僧寮房、长廊等建筑。供奉泥塑释迦牟尼佛、地藏菩萨、弥勒佛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财神、唐僧、齐天大圣、天蓬元帅、沙僧以及精忠报国的岳飞和桃园三结义里的关羽等圣像。正是有了众多的佛仙庇佑,前来烧香拜佛、许愿还愿、观光旅游的人们络绎不绝,数百年来香火不断。

在石仙山“爬坡节”举行的斗牛、斗狗、斗鸡、斗鸟、山歌、赛马等一系列民俗活动中,当数斗牛最为隆重了。

石仙山斗牛文化历史悠久,牛主人们对自家饲养的斗牛是出了名的好,夏天有蚊帐,冬天有毯子,每每开战前是鸡蛋黄豆玉米管够。斗牛开始,随着裁判一声令下,双方主人在相距十来米外同时放开牛绳,脱缰的斗牛扬起四蹄箭一般的朝对方猛撞去,只听见“嘭”一声闷响,刹那间,大战一触即发,碰、顶、撞、扣、撬,十八般武艺悉数使出。场上斗得激烈,场下的观众一刻也没闲着,个别胆大的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,径直跑到斗牛场中央近距离观看,胆小的则躲到树丛中,甚至还有爬上树杈上紧紧抱住树干观看的,而绝大多数观众则把斗牛场围得水泄不通,远远望去,黑压压的一大片,把整个山头都占了。斗到精彩之处,口哨声、呐喊声、锣鼓声此起彼伏。若遇两牛长时间对峙,迟迟没有进攻时,牛主人会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,有用竹条抽牛身,有用手使劲推牛身的,有牵牛鼻子的,恨不得立刻化身斗牛,出其不意直冲对方软肋,一招制胜而结束战斗。

正所谓成王败寇,每一届的牛王诞生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牛主人把锦旗披在牛王身上,与众亲朋好友簇拥着牛王绕场一圈致致谢,然后在祝贺的鞭炮声中扬长而去,活动圆满落幕,石仙山又回归往日的平静。

来到石仙山,十仙洞是必去之地。从光明寺往上走,数百米后,便会看到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,沿着山洞口的石阶而下,转角处有一口古井,名曰:永安泉。高山有好水,古井冬暖夏凉,水质清澈,常年不枯,数百年来为居住在光明寺的僧人们提供生活饮用水源。凡是走到此地的人都会躬下身来喝一口山泉,一来是解除旅途中的舟车劳顿,二来是祈求平安健康,好运连连。顺着永安泉直下,便是十仙洞,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,地方不大,能见度低。相传较早前,洞里面只住着两个神仙,他俩从何而来,姓甚名谁,因年代久远,已不得而知,后邀请了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张果老、蓝采和、吕洞宾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、何仙姑等这八位家喻户晓的神仙人住仙洞,才有了现在的十仙洞。

八仙的故事,曾陪伴着我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。小时候,我家隔壁的大哥哥从部队光荣退伍回乡,带来了全村第一台13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夜幕降临后,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吃过晚饭后便去看电视,不一会儿,电视机被围得水泄不通,那场面,像极了观看露天电影。我记得,那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正是《八仙过海》。对于村里绝大多数人来说,电视机可是个稀奇玩意儿,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,来回地围着电视机转,老是想不通电视屏幕里的“八仙”是从哪钻进去的,又是从哪消失的。当然,最开心的还数小孩子,这电视机简直就是个魔术师,结局总是让人猜不着。

主人家特别老心仁厚,一开始是将电视机摆放在堂屋的,但由于来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,场地已经严重不足,无奈之下,便将电视机放在了大门外,不曾想,这一摆就是好多年,无论严寒酷暑,丝毫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,特别是在大雨中观看《八仙过海》的那个场景仿佛还是昨天。当晚雨下得特别大,主人家本打算关电视的,但看到场坝上戴斗篷的,打雨伞的,穿雨衣的,甚至还有头顶锅盖来的,主人家不忍心,于是,电视剧《八仙过海》里“八仙斗龙王”的精彩环节便在大雨中播放,大家看得津津有味。但那晚还发生了一件事,村里一个偷牛盗马的坏人突然消失了,听村里老人们传说,他是坏事做尽,“八仙显灵”,将他收了去。直到多年后他刑满释放,从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,我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,公安人员对该坏人已实施了好几次抓捕,因其反侦察能力较强,都被他侥幸逃脱,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,是个十足的“电视迷”,已经东躲西藏好几个月的他,那晚还是控制不了,认为两大警察不会来,他趁着大雨悄悄混进人群中观看《八仙过海》,电视剧的大结局没看到,等待他的是一双冰凉的手铐。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,最终还是被蹲守的公安人员给带走了。

也正是那那时起,我心里就一直认为“八仙”是除暴安良,匡扶正义的化身。石仙山的最高处便是三仙峰了。信步走进山顶的观光亭,极目远眺,巍巍香炉山依稀可见。炉山集镇也尽收眼底,如今的炉山镇正沐浴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春风,鳞次栉比的徽派建筑拔地而起,古老的清平县衙,再也找不到它最初的模样。昔日的炉山国营农场、五里桥村早已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开足马力,后发赶超的炉山工业园区。脚下光明寺那极具感染力的梵音在这郁郁葱葱的松林间久久回荡。此时此刻,远离城市的喧嚣,登高望远竟是如此的奇妙,一缕缕微风拂过,令人倍感心旷神怡,万千感慨,有道是:

前明仙山今犹在, 古刹梵音渡凡尘。 山巅遥望炉峰见, 斗转星移六百年。



石仙山光明寺

石仙之山

○ 文/罗勇 图/孙仕堂